

人世間

诗歌港

又见桐花开

邓兆文

仿若紫气东来
一片云彩落到树上
而一朵朵花
活像一条条喇叭裙
挂满枝桠

谁家的闺女长得
这么俊
仅仅过了一年
就出落得婷婷婷婷
连树上的鸟也出奇地安静

娘的眼神已经不大
好使了
但自打第一朵花开
她就不停地问：
桐花，你住多长时间啊

海水缓慢

于金玲

海水安静
缓慢地书写着人间的春天
书写爱恨情仇 与一切
奢华和朴素的事物比肩而立

书写一双双流泪的眼睛
书写为生活而奔波的人
海水从一首诗到一幅画
隐现着另一个世界

精灵一样的海鸥
在文字中间飞渡
将我的灵感唤醒
抵达诗与画的世界

我感到幸福 就像一朵云
在大海的天空
像一滴海水
融入那么多不愉快 不完美
爱上大海这首人间的巨诗

花海留影

奋飞

春天的花海姹紫嫣红，
人头攒动争相留影：
工人留影，争当大国工匠，
为工业强国撸起袖子加油干；
农民留影，期盼五谷丰登，
仓满囤圆饭碗端在自家手上；
学生留影，走进知识海洋，
报效祖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春夜

林启东

春夜堆满了青野
相思的目光排到山脚
山下的小溪飞起来了
牵着星星的眼睛

湿润的风吹来啦
把你身体的余香扶上柳梢
夜莺不再高傲
闭起眼睛和你在梦里缠绵

夜的灵魂拔地而起
像城市的高层楼房
月亮爬上窗户
故乡是张洁白的床

“老牛干”下琴声起

于建波

老家楼下，有个三角形花园，很小，两百多平方米。说是花园，实际是两条小路斜向交会于主干路时“挤”出来的一小块空闲地，没栽花，没种草，倒是有一棵大树，野生的，两尺粗的胸径，两丈多的冠高，每年六七月份开花，浅粉色，豌豆粒大，风儿一吹，满树绒花飘飘洒洒。

同是一棵树，街坊邻居们却叫法各异，有的说叫“芙蓉”，有的说叫“合欢”，还有的说叫“马缨花”。每每听到这些胡里花俏的叫法，在大树下钉鞋的姜哥都会立马停下手中的活计，牛眼一瞪，大背头一抡，忽地从马扎上站起来，一边伸着坐僵硬的腰背，一边大声反驳：“净瞎咧咧，这不就是咱南山上的‘老牛干’吗？”说完，鼻腔一嗤，以示不屑，这一声“嗤”，让人想起一段农家谣：“羊吃麦苗，不用蹄刨，鼻子一嗤，连根都掉。”

姜哥是个“50后”，属羊，不是鼻子一嗤就能啃麦苗的奶山羊，而是疲于逃命攀悬踏险的岩羊。三年自然灾害，吃饭困难，他那钉马掌的老爹看大事不妙，带着全家闯了关东，一闯闯到了中苏边境的虎林县。那里地广土肥，大牲口多，一家人凭一刃扁铲和一架拴马桩，不至于三尺肠子空着两尺半。

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姜哥守着拴马桩长大，七八岁时就在桩子旁的小红炉拉风箱，敲边锤，帮爹打铁掌和蹄钉。十二三岁开始扫马粪，清马蹄，初试削马掌的扁铲。可怜的“小羊”为了一口“麦苗”，不仅鼻子要嗤，而且四“蹄”要刨。

改革开放后，黑土地上的大牲口渐渐被轰隆作响的“大铁牛”所替代，钉马掌的行当走到了尽头。血气方刚的姜哥一咬牙，把红松圆木的拴马桩生生拔了出来，锯成木板，钉成一个修鞋箱。从此，钉马掌的少年摇身变成了给人钉鞋擦鞋的小鞋匠。每天晨起，他像个睁眼的阿炳，背着鞋箱，提拎着一把土造的坠琴，串乡井，蹲集头，有鞋钉就钉，没鞋钉就坐着马扎，拉上一段《李二嫂改嫁》或是《马大宝喝醉了酒》。日头东，月亮西，一天下来，鞋匠不累，钱搭子不累，只有坠琴累，马扎子累。

一晃眼，大半生过去，游子归来，带着他

的鞋箱，带着他的坠琴，带着他的马扎，也带着他五十开外的沧桑面容……

默然无语的“老牛干”用自己的树冠为一架疲惫的身躯撑起了遮阳避雨的伞。姜哥在树下摆起了修鞋摊，就跟阿庆嫂在沙家浜开了个“春来茶馆”一样，“借贵方一块宝地，落脚谋生”。“老牛干”成了他的精神支柱，也成了他糊口的依靠。每当支起马扎，坐在“老牛干”下，久别的孩子仿佛回到了父亲温暖的怀抱，也难怪听到他人叫大树别的名号时，他又嗤鼻子又翻脸，爹的名字能允许别人乱起乱叫吗？

一切，“老牛干”都看在眼里，对于为它“正名”的投怀者，它唯一能答谢的就是让枝头上的小鸟儿唱几段小曲，有时清唱，有时随着那把坠琴……

也怨姜哥不走字，钉鞋的买卖又遇上了和当年钉马掌一样的“瓶颈”。如今，人们对鞋越来越讲究。皮鞋显贵不养脚，布鞋养脚不显贵，满大街的人十有八九穿运动鞋，有的穿“耐克”“阿迪”，有的穿“乔丹”“李宁”，就连跳广场舞的老爷子老太太也都穿起了儿女“退役”的运动鞋。钉鞋掌缝鞋帮的活儿越来越少，幸亏女人的鞋跟越来越高，钉一对小鞋钉就能挣个十块八块，一天下来，赚个五七六十没大问题。一时间，还是鞋匠不累，钱搭子不累，只有坠琴累，马扎子累……

“老牛干”下的琴声没有村头的大喇叭响，却像平静的湖水扔进一块石头泛起了涟漪，一圈套一圈，越泛越大。围边那些喜好吹管拉琴的人纷纷来到“老牛干”下，自发凑起一个杂合乐队，除去姜哥的坠琴，还有扬琴、琵琶、二胡、笛子、笙等等。没有大提琴，鞋匠客串木匠，自制了一架低音胡，买不起蟒皮，就蒙上一块山羊皮，一拉，照样嗡嗡。唱曲的更是络绎不绝，就连退休的音乐老师和市剧团的角儿也时常过来亮几嗓。

鞋匠累了，他不仅要拉弦，还要替琴友们修理各种老旧乐器，闲下来就忙着抄乐谱，有时还为小乐队编分谱搞配器。鬼才知道，没上一天书房的姜哥跟谁学的乐理。竟有一次，他把西洋名曲

《啤酒桶波尔卡》由五线谱翻译成简谱，又用那把破坠琴把该曲的主旋律硬生地“撸”了下来。

钱搭子也累了，不是鞋匠多钉了几根鞋钉，而是一群妇女围坐在“老牛干”的树荫下，边听曲儿，边帮姜嫂剪毛。附近有服装厂，刚下机台的衣服都优先送给姜嫂，剪一件挣个块儿八毛。那家的女老板，也好唱两口。姜哥的钱搭子见鼓了，里面装的有钱币、有欢乐。

坠琴倒是不累了。那把从关东背回来的琴一个人拉还能凑合听，放在小乐队里顶不起差使。硬杂木的锻杆，韩国防雨绸蒙的皮，音质杂，音量小。市吕剧团有个国家二级琴师，坠琴大师李渔的高足，他把自己闲置的一把琴借给了姜哥，专业级的，蟒皮，黑檀杆，黄铜筒，就连琴弦都是包银的。

马扎子也不累了。退休的房地产老板把自己办公室里八成新的真皮转椅慷慨地送给了“老牛干”下的拉琴人。

坐转椅，拉好琴，姜哥的琴瘾越来越重，技艺也渐见长进。滑音越滑越溜，揉弦越揉越美，各种指法弓法越来越上道，不仅腔儿包得严丝合缝，还能运起“波浪弓”，把吕剧唱腔的悲悲切切跌跌宕宕伺候得入木三分。一个二把刀琴师，十个胡萝卜一般的手指，能把坠琴拉到这个份上，纤手玉指的同行叹服，南来北往的路人驻足。

姜哥红了，“老牛干”红了，小小的三角花园成了小县城里的“维也纳金色音乐大厅”。

市政出钱，给小花园送来石桌石凳，三套，一个角上放一套，还把地面铺上了塑胶，孔雀绿配石榴红。市文化局批准成立“老牛干”艺术团，每年安排30场演出，全部都到敬老院。记者也闻风赶到“老牛干”下。面对摄像机，毕生第一次上镜的姜哥竟表现出镇定自若的镜头感，眼眯了又眯，大背头拢了又拢，最终，手扶“老牛干”的树腰，眺望远方，满是皱纹的脸笑成了一朵佛头菊。

“老牛干”下，又传琴声。许是檀杆蟒皮的坠琴傍上了“麦”，音量很大，传得很远，很远……

风物咏

早春的绿

鲁从娟

早春季节，寒意尚未褪尽，春光便洒了一地。看着窗外灿灿的阳光，觉得不去田野挖一回野菜，简直辜负了春天。

春回大地，草芽最先知道。放眼山间田野，还是一片萧瑟，而我却在枯草中、树底下、坡堰上，捕捉到星星点点的绿意。早春的绿像调皮的娃，喜欢和你捉迷藏，有“草色遥看近却无”般的若隐若现。

睡了一冬的生命正在慢慢苏醒，荠菜、苦菜、婆婆丁、麦蒿、小野蒜、四叶草等，都遵循时令，如约从土里探出小脑袋，最先向人们报告春天。它们不择地点，由着性子在田埂上长出一窝荠菜，在堤堰上冒出三五棵苦菜，又或在果树底下钻出几墩小野蒜……田野里没有园艺师，但感觉一切都是那么和谐，好像这都是它们该有的样子。小苗儿都不大，像刚出生的孩子，欣欣

然打量着这个世界，让人忍不住想伸手捏一捏它嫩绿的脸蛋儿。

果树正在酝酿一个甜蜜的梦，枝条上密密的花苞已悄然萌动。用不了多久，俏丽的花朵便会簇拥枝头。灌木藤条上的嫩芽初放，鲜绿点点，凑近一点，仿佛能闻到一股清香。“春风又绿江南岸”，春风像沾了颜色的手掌，抚到哪里，哪里就绿了。春风更像是一个丹青高手，泼墨挥毫，一笔下去，柳枝就“万条垂下绿丝绦”，再一笔下去，绿便漫天漫地铺展开来，撩拨得人们心里柔柔的、痒痒的。踏着春啊！《论语》中有记载：“莫（莫通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古人对自然的热爱，要比今人隆重，出门踏个青，赏个春，要穿着新衣裳，梳洗打扮一番，

浩荡着一支队伍。这样的踏青，到底喧哗了些。一个人独往，则更好，可以在春的舞台上，从容地、安静地、自由地做一个纯粹的观众，看着大自然里萌发出一簇簇新绿，整个心灵就变得空灵、澄澈起来。

回家的路上，手提袋里仅有“一捧绿”，几棵荠菜、几棵苦菜、几棵婆婆丁。《诗经》中有《采绿》篇章：“终朝采绿，不盈一掬（掬）”，说的是盼夫不归的女子，在春风里心不在焉地采着一种叫绿的植物，采了半天，还不到一把，而我，却因贪恋那一抹抹早春新绿，无心采摘。

早春的绿虽孱弱，却鲜活生动，装点着早春的大地，也给踏上田野寻春的人们以清新的小欢喜。我从早春的一场新绿萌发的齐奏中，看到大自然的生生不息，看到了蓬勃的希望。